

十

御書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在朝蒙十八

雍 虞集 伯生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易名  
木  
不  
休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  
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  
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  
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  
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  
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  
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  
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

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是法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詢今日者盍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迹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尺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

懼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雜象獅子以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喪哥之爲相也懇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

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爲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 上之改尚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哲而以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參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

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上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纈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 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 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藉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之 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

知教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爲問柰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靈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時宿儲而

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魯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而只等遂與公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慈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

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  
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  
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  
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  
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  
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惟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  
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  
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  
罹奸亮遘復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  
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  
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  
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

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  
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微乎敢以爲請此又惟  
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咨呂  
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  
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嚮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  
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  
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貴京兆路總管諸軍奧  
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青紫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  
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  
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  
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  
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  
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

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  
牙次適柳立忽攀公墓在鄆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魏二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壽周  
盧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  
周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  
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駮百試無替  
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畿甸時巡至止百用具  
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替力則泚精思  
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知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  
獲民曰予保公出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虞具咨公勞公惟  
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克滔天我  
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倚角不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  
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  
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  
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立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  
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  
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  
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  
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  
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  
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

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轟楨者從臣父祖父歷行陳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

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於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斃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首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



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  
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人謁刺刃  
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酋猶  
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走山伏  
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  
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  
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  
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  
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崑西坑之  
寨尤險固又嘗劔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  
兵百餘人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  
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

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  
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  
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起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  
賊賊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傷公  
數賊劍復無後其子以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  
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  
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  
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  
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  
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制省參知政  
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公曰見  
上當自言之遂有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  
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  
言制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

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會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瑄年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斬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又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綱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徙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之強民有殺人恃其

貨得不其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日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

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湖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洵二中執法久聞人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 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

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

天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

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

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

之臺而近侍諸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

罪 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

綱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

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諸言殺無罪臣請先

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

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

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  
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  
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  
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  
槨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隸與聖宮  
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宥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  
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  
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  
司以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  
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  
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中書右丞  
相鉄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叅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  
上道德鉄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 上深

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聞  
車駕時巡旣度居庸 皇太后宮帷在龍虎臺猝遣使召公  
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  
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嘆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  
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 上眷遇  
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 上驚曰  
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 上不懌遣叅議  
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  
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  
累土墳次如臺者二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  
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  
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出舊臣朕將畀卿以政

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為集賢大學士而鉄木迭兒復為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仁廟范金為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

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側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為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校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又幾家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汚穢賊虐恬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鑿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六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為上敷說皆

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  
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  
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暨歸天下之功成名  
遠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  
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  
遠知實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  
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  
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  
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願神  
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  
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  
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搖泉石之間  
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

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  
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  
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  
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二百餘悉送還官上閱  
傷其意留其奉皮諸府俄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  
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々正色勇於  
敢言干剴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  
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  
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  
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  
立矢洞其喉一軍謹喜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  
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  
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

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  
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  
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愨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  
伯忽次繼室董守愨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營軍上  
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  
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  
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游揚世  
武追王奕々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頌々有城孰不胙土我于  
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

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  
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嘒  
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々  
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旣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旣  
退旣藏侃二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  
相時煥壬睢盱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旣清出納咨諏屬於老  
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  
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遘已公  
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  
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爲  
永新人曾大父暉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橋父煥

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為耒陽人娶蕭氏  
先歿子一人曰鈇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  
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  
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  
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瞿  
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  
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  
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  
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為七十子  
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為象金鰲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  
而歿子鈇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欹崎君悉募治使  
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  
者法三之君又損貸者三之半兩賜之愆必齋戒為之禱有

疾者君為之醫藥歲饑君賤賣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  
使以木償因以為棺給貧者之歛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  
囊注善劑活之遇餓仆者傾糗糲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  
自達寧解衣易米以饜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  
篋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為獨贖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  
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奴散夫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  
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為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  
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而  
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持故至再四彼取其  
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  
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為佐干邦惠先事惟



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兒黃非而  
非童歲時來者觀于鰲下尚其勿毀以永終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  
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  
受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  
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爲內相尚書而王龍澤  
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裸  
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  
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  
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  
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

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  
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  
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  
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  
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  
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下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  
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  
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  
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二賊曹諸  
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  
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  
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

最多 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  
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  
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正於詞章記問云者  
旣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  
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  
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謔以爲樂門人歸之者  
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之爲說經旨文義老益  
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  
甲寅 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  
知其說以不稱 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  
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  
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  
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

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  
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一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  
經擢第習此經者漸盛原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  
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 上意而翰林學  
士元公明善賜言於 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  
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  
色接賓客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  
樂之事關於世教其小者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  
究焉先生娶袁氏子四子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  
生太古與其門人今以西行省左丞廉博前進士曾翰等使  
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  
生友誼甚重某再以任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

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遂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

目彥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墮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宇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二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吳興宇知某之哀彥栗也故來求叙

其世次而恐遂湮沒云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  
某祖某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  
中鹽官君初仕為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  
三人宗亮宗衍宗 以其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  
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  
歸為臨海人臨海之山有孝子曰瑛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  
猶孺慕身負土為塋廬居三十年朝夕莫如初喪兵部侍郎  
商飛卿為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惠惠生駟駟生鄉貢  
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  
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 國朝取宋之師在江

止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弱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  
已鄉校試諸生以裝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  
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  
大學博士庶著作廷常教授小孝王宮度宗幼時曾孝焉即  
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  
知君在京孝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為  
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  
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  
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為書數萬言將上之既  
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  
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  
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  
二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其年月日葬若某處以

鄞縣丞周仔有所述狀來請銘仔有予第槃向在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菑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孝為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舛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櫻其懷藉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

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其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緊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闡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叙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為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縣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為魁等姓侍郎生漳州通守峇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二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

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  
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麗聞馬氏故國世家有實父子將就  
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享也吾  
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  
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  
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  
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  
葬匯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  
路儒卒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詡  
誌詮詔女曰誼訥詵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  
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道辛卯先公在  
相位四月進擬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  
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書問甚富其家

至今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游予旣重其師友  
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二曰  
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脩志養而忘  
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旣匯而斯衍尚有托乎  
衣父

故梅隱先生具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  
孫皇多有之至君君有恒守不出於鄉井邇其世傳至於十  
數以年紀之過於二三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  
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  
色嘉名善行歷二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銘  
吳塘里具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易奉存之狀來  
請銘因得見自宋至

今朝名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  
嘆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  
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  
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深熊公彥  
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  
家濬生邦字邦字生郁二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  
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榮傳君維清  
士亨生登仕郎德溥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官於郡城  
南延徽菴程氏爲之師

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第一賢與登仕爲  
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  
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  
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誼見於今者

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  
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  
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  
人處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因未疾者八年扶  
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  
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群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  
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  
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已有患難救之  
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爲謹  
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旣老種梅爲圃以爲歲  
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別墅以自逸幅巾野  
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二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  
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

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  
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  
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間居於臨川之父州里之近孝子  
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  
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  
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  
不可知每為之興嘆今吳氏遭逢

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  
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二有與寂二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  
全以靖居盈以安為祭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二鄉邑  
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在朝彙十九

雍虞集伯生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  
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  
揚蹈厲貌視秦漢書翰  
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待請學士在山南公德將以世家高  
材游藝筆墨備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  
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末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  
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  
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以獻



世稱為絕廷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官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強生挺之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

鵬之兄龍孫為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繫子之功之 孫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微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 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々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著函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為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恭相以告 天子有 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 上曰禮樂之盛如此 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

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立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  
初引援故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  
圓立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羣工登歌  
作樂首飾皆死世其妻不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  
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爲典瑞知事弗就  
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  
爲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  
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亦丞相入爲  
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 旨召見幹亦丞相苗直命  
巽初以其書待於駉龍門下 上方盥未御膳幹亦丞相言  
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 旨召入徧閱其圖問人

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 勅秘府藏之而命幹亦丞相傳  
旨命巽初爲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  
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  
廟也有司倉卒凡旌幟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  
人持一物 天子製裘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

常服御馬而往弗稱 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  
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  
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  
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戎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旣  
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  
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  
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殿

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獨以為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柰何省官考殊憂之廼曰必欲為之無如曾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為天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于朝薦為太常博士亦未報二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累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邨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迁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

排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為御史為兵部侍郎為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經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宝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婿周禎何案蕭斗生巽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卜也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持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競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三卷心性

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若干卷崇文閣薄志十卷明時類纂  
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一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  
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守連管薦之巽初爲撫州  
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其也與其兄弟  
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父善故宜銘之曰

維廬陵曹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恒以美德出見  
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著昔垂文聲逮于我朝父  
子迭祭肅之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  
濟之來朝廼使李事燬于杰瀟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  
留宰未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爲入直  
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  
氏舒之弗亟弗靡舉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  
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

言旂常載塗法駕軒之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  
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 天子用咨  
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之松弗茂而  
摧洋之淵弗暢以洄故山之鹿藏此遺志之藏氣傳澤在  
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慎愿寬厚方幼  
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以不欺爲主本  
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  
亦不間於初里有貧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  
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  
此乎因出已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爲券質公所公笑  
而焚之由是共服爲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景

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實嫂岳氏有禮內外無間言子彛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正色不為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率閔政事大體為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為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訃至京師彛為位哭踊俟且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彛匍匐號於某曰請忍死一言彛抱痛終天無所遁罪敢以誌墓為託某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趺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為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

德者自府君始以彛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彛升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彛為左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彛為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彛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為東宮典寶掾女三人婿曰鄭王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婿曰樊侯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某與彛同為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矣彛為工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慤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涼薄而嗟嘆其福祿之未

艾也於時南人有爲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  
焦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  
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欵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  
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  
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爲某於是嘆公之慎於用  
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  
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  
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曰

胡氏之先胄繇神明族于鄆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鄆  
至敦本尚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  
不遲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橫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啓之考  
工成之蔚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盛德則有有而弗宰  
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卒于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歛殯諸京師  
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爲何致客之  
多也踰月相歸葬于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  
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  
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既遠矣請托銘於來  
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  
叙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  
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  
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  
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  
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

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  
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  
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  
鄉某里者從先坐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  
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  
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  
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  
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懽然以相接而陽秋之  
辯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  
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  
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  
剔蠹赦以革尤雜糞瘠土為沃壤通末作以佐民用又以其  
隙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  
石至今存焉 國家宗廟之外別立 神御殿于佛祠會其  
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  
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資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  
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袞官不過  
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 多士孰是之  
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我 法冠易其綬圭食數食飲或謹  
攸司善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漸盡安陽之墟有  
木離 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求要以固利其後人  
至于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氏之館初  
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為僚恒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

以見予是以弔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爲之請曰恒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之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遣恒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恒也不及視其屬續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附子恒恂爲謙父弟之後女溫通陳亨微道王壽朋孫男震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勗子求道習禮足以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藉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欵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父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旣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娼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



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父將不可驗緩獄貴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螿未啓有大蠅薨：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目位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况其子請誌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任金為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

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寬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迹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趨曾是岸獄遑究遑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本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二孫二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求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

擲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二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己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鈔二百五十至而憇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某與監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某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永平爲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劔

焉繼以荒謹存歿弗寧而某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憲臺薦爲教授異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某某官早世其承事郎某官思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厚以容馬鬣之封亦固無窮

###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

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爲己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  
儒先生以爲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讓者使  
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況及使  
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爲教也豈  
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  
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  
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之  
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  
清要爲御史而宜之已去出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  
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閭以

守誠曰若吾

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  
夫乃相與謀以子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  
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爲某

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  
曲始爲太原人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泫然流  
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立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  
立俟少間啓曰大人何其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橐葬應  
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  
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  
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  
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  
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齒適父母俱晨出及  
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哺父母歸猶未食之  
也宜之嘗病而劇久之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  
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  
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

矣義無兼取卒弗內而貧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爲生以爲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直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墓田國門外又購旁近間田以待親戚之無以塋者蓄書至數千卷吾小齋編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埒已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一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寂大廟署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遷應至于太原侃二宜之時來京

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燦然輝光爲時聞士堂封孔崇百世  
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負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敬字行簡求豐人循、退讓而人無敢與之狎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憎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况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比又二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盧病

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寔同舟療之五日而卒槨葬道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父曰嘗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宦事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槨殯道間傷其親心子所為歎我為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仔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某弔之存號而言曰烏乎存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大夫人康強時勵節立身得君之祿以為養今不幸不然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

克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璫君卒若干年而夫人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兆也初存嘗為某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詩禮博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于有立及田夫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為賢母也父矣故為之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二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

也而吾大父母深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  
以致乳母母曰母以已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  
擇明師以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  
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  
吾母主吾家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  
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墮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  
自廩吾母給助之使得備甘旨以終養吾父母功於媼戚也  
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  
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凶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  
孫則不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爲墓銘  
者云叙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  
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  
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

宗濟宗漸宗冰宗澁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  
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  
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

葬之所有石石有銘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父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士德之  
厚如家克繁繇予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  
多孫之多有支別易遠之而扶踈視此其本子孫之子來  
省歲時求之勿替石具有詩

###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  
以爲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君  
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捕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  
韶爲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爲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孤子

也由其有子傳序爲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爲我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爲鄞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爲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丞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魯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王管建昌軍仙部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生數歲袁氏請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家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娣姒以敬宗事大德戊戌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璿次琬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奧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博極羣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欣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爲之配

至使歿愈遠而敬不衰其爲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潘邸史衛王弥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門代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袁氏

鄭丞相爲之哀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邊碩人不忍舍其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璿琬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二維郵擘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流二孰往而復居之恂二着之循二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二夫人久甚匹之獨留於天而不有年歸嗟無所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

高立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暉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暉見知時宰人二羨道暉矣一夕暉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暉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爲榮而爲感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子竊感而悲之爲次第其

語云暉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爲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孝名適周樸樵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暉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暉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暉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有肅方閨門子森二方孔文案有解方尊有醴不少延方誰怨樂茲立方勿讓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卿之夫人是爲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家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弥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



相位時生第二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旂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為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咸伯生女曰姪伯適忠勇校尉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姪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燾公熙公點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人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壻佐州黃巖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鄞延祐三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某大父再從文弟也不敢辭謹叙而銘之銘曰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遭時易代雖于貴宗弗與盛

會承夫鞠子實既瘁痲庶其晚康而身不待繫德厚原何千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儒李正趙君楠之妻台州路儒李教授君辰孫之家婦也岳望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孝正故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以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嬪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孝正官平江歸寧于宜興病孝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道卒舟中學止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楠曰予買地其以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殞始  
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宮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在朝禁二十

雍虞集伯生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  
于京師者玄衍也玄衍行踵門而來謂願有求焉余見其蹙  
然而瘖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為之請  
曰玄衍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綵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  
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  
以老康叔在宋末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以  
居學者賓客之屢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必親之  
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世其家三孫矣教其女以嫁于鄧椿  
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衍

爲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玄衍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䟽而善地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衍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某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爲拒之而無以慰其瘠也銘曰

玄雲滄兮將雨鶴刑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窆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逝勿毀兮永久

頴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隸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時浩之曾孫女巽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爲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

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日舉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搶攘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逋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䟽闊備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車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爲意而家儉自勵撥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諱以節推遺命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爲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第鵲如也蓋夫人昔聞訓于家庭備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泚溪

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身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巽園數傳  
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義冠褒衣動止嚴正  
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攘效略無爭  
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夫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  
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  
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謀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窟附葬德敬  
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檢旣而棄官不復仕  
宗謀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  
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旣出蜀以宜人之  
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謀等求銘  
焉銘曰

貴窟之阡陳氏繇與其興降升夫人世家人門寔稱寧魄于  
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  
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  
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  
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携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  
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窟身伏林間俱伏  
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媪  
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莫不死夫人曰金亡斃不死耳  
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媪歸  
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  
媪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媪求得之

即歛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秦定四年三月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願以屬台孫焉代易事父日就湮沒從事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旣爲之立傳矣而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太母之喪旣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其感其言爲叙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

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各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蕪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已壽益父夢或告已曰感爾孝念予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爲某官介後璋文由船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郊山三世矣而

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邠山之原隱何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傳彌  
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  
有躬體則裨續息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  
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鄆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伯以  
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其叙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  
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  
之子公黠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則後  
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  
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壻來宰鄆婉伯從其夫以來  
見晉伯之以是爲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

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齊  
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  
焉子孫爲兆以從葬於先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  
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  
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  
處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  
存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吾母之歿也吾  
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  
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  
幼子公壽帶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  
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某聞其  
言而悲之故歷叙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惇於親愛者有  
所觀感焉至順二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爲文表其墓今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賓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夾木翰林承旨

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二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徵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待爲幸聞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

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貲  
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  
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  
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  
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  
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  
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  
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  
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歎  
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閤  
披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  
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趨喚楊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歛某往哭  
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  
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歎  
歎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擲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  
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  
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橐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  
于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  
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  
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橐城奉 莊聖太  
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



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

公與第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

老於四方而太師賈公默在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

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

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

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

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科甲

胃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駢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

起堅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

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崩

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

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

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璫叛據濟南從元帥闊 帶統兵伐之五月

而克其城璫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奉詔取

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摠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

今伯兄以經畧使摠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

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董

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

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  
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  
此宜以爲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  
秦家傳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士爲水田若干於  
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  
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特近屬貴人曰只必鉄木兒者  
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  
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諸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  
意叵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  
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營事 莊聖太后來詰  
問公不承責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  
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  
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僕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

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  
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諸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  
經畧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  
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  
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  
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  
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中更叛亂多曠土  
公巡行勸農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結壑關有方公爲詩表  
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  
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  
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  
閒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盤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  
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起召治之因怒遣公入見 上望

見曰董某顧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譖十二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帛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備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糴事殆不可廼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廼為集勞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

里間兩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陸及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基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

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推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為功廼建議曰我立法以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詔曰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知右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一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童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

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黷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命建淳暑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斃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

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譖勝美廼請入奏事  
大畧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  
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自申丞丞不當理細務  
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棧適美公憚雷公應荆幼紀許  
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汝魏公初爲行臺中  
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  
貴臣見桑葛皆拜息避無可誰何以積舊臣任御史號不易  
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公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  
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  
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  
內戍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避藩邸起公持外郡所  
上盜賊之自謂之曰百姓莫不歡生養矣樂哉急法苛斂使  
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時弊之不及丞相當助之

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  
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  
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  
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顛傲不聽令沮撓尚書  
省請痛治其罪 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喘謹朕所  
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厚者不一公徒  
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李士  
象旨廿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  
以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  
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  
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持加崇禮焉三十一年 上命公以  
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

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

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

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

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

是行也上海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虛

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

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

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其憐汝

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養至渥賜鈔三百定至終金衣玉帶

紫筵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錄陞

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

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

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

特加資善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

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

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

子第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

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

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已

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

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

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  
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  
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  
殺之公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  
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  
書而家無餽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  
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  
薨之曰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  
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  
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  
與人謀至忠欵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  
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  
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

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  
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  
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  
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  
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秘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  
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  
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  
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歷  
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  
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  
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  
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 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 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樞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各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言

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辯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有小 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家賢傳

李家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以材李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



和尚自幼時摠父兵鎮長沙及爲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充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以職事將効治之和尚懼使人告李棟於朝曰棟立券強質醴陵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問激怒朝貴故人以事聞有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遽逮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闕天其可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氣訊鞫辨益明衆色變言益錯遣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矣象賢今積官至第

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寬而有制吏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忤忌者亦無間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織介吏責又爲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勲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竒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身佐憲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棟說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証成人之罪冤死者何限姦虐者不足論彼巽懦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乎悲夫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富都海邦乃瞻鄴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鄉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李

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慙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伴  
昔石渠下至琴亦最其腴博學洽聞瑰偉情瑩人無間言  
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  
朝多士濟二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  
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  
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  
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  
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  
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璧府星隕伊邦之瘁伊  
道之闕區二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  
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實諧奮其雄辭邁于等儕國史編  
摩歷躋顯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邪說是排學海  
狂瀾浩乎靡涯庶幾同舟有濟無車如何不淑百厲攻骸奄  
然永隔風雪蕭齋遺車首立刊旒掩籥一奠寓哀莫既于懷  
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二有章貫之有畫有章錯具贊之歷時聖神誕受于  
天匪私匪虛以命我人孰挾其奇入邈于荒孰迷于微孰其  
徒行誦言如何瞽言如訛致用則邪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  
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  
炎火日熄于燬惜予不辰興逢于其隊天遂降喪國武以蹶  
具曰多士朋昏以世蕩二川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潰即  
淪于圯維哲時閱載號載倡彼為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以  
告予手弗勝彼靡拂食息弗與弗應時之逝矣既莫之逮命



卷之三